

試析附身中醫之鬼魅

華夏中醫 吳侃陽中醫師

人們知道，幾千年來中醫學說一直在服務於中華民族，並伴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而發展成熟為獨特的醫療體系；但自從進入近代社會以來，中醫學說可以說真的是見鬼了，各種魍魎鬼魅紛至沓來，各種鬼論紛紛出籠，嚴重地干擾著傳統中醫的臨床運作。

前者西風東漸之後，人們在崇拜西方文化的前提下，就逐漸開始了對於中醫的否定。其中有否定中醫科學性的，也有叫嚷要廢除中醫的，更有著推行[中西醫結合]的；他們的共同特點就在於認為中醫不科學，並認定傳統的中醫學說必須廢止或者進行現代化（西醫化）改造。

筆者以為，依據這些鬼論的性質而言，大致可以區分為薄情鬼、惡煞鬼、糊塗鬼、笑面鬼等等；在這階段，各種不同的鬼論紛紛附身於中醫學說，中醫業界的確被牠們搞得心浮氣躁、朝夕難安。

可以說，最大的“薄情鬼”莫過於胡適先生，他在西醫無法治療他的疾病而中醫治愈他的病時，卻仍然只是讚美西醫而否定中醫，依舊指責中醫不科學；其薄情如斯，令人嘆息。人們都知道，當時在對於他所患疾病的臨床治療上，一邊是無法完成醫學基本職能（治不好他的病）的西醫學說，而另一邊則是能夠完成醫學基本職能（已經治好他的病）的中醫學說，兩種臨床醫學相比較，到底誰科不科學的結論就已經很清楚了；如若連臨床療效都無法作為對比的評判依據的話，那麼，醫學的科學概念就應該等於無用纔是。

事實上，在現代人中間，類似的“薄情鬼”的確很多，他們自己既無法理解中醫的學術理念，卻又十分看重西醫與現代科技結合較緊的各種檢驗設施，因而會鐵定地認為西醫科學而中醫不科學，即使中醫臨床曾經幫助過他們解除病痛的困擾。

“惡煞鬼”很兇惡，也很難纏，與牠們很難講通道理；即使牠們理屈詞窮，也仍然會固執地傷害他人。惡煞鬼認定中醫學說屬於中華民族文化的糟粕，須得徹底清除殆盡牠們方才放心；因而牠們一方面會惡毒地詛咒中醫，同時還會瘋狂地去扼殺中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留日西醫師余雲岫，他剛剛從日本學來一點點流行病學，就敢口出狂言地吹噓自己能夠摧毀陰陽五行十二經脈之說，甚至還提出所謂的[廢醫存藥論]。他聲稱“陰陽五行、三部九候之謬，足以廢中醫之理論而有餘；治病必求本、用藥如用兵二語，足以廢中醫之治療而有餘；研究國藥、試用成方，足以發揚國產藥物而有餘（詳見余雲岫所著《靈素商兌》等文）。”為了廢掉中醫，其甚至多次借助於行政權力來強制推行廢除中醫的可恥行動。

當今的“惡煞鬼”莫過於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雖然他常常故作談諧，但其膚淺的學術見解以及輕浮的學術態度的確是令人難以恭維。說起來也的確可憐，一位堂堂的院士竟然需要靠著“打假反偽”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甚至不惜借助知名演員的逝世來搞噱頭。

何祚庥院士在沒有得到法醫鑑定結論的情況下，就公然宣稱“陳曉旭就是被中醫害死的”；顯然，他只是依據個人的推測就斷定是中醫療法“耽誤”了陳小姐的病情；並且毫無根據地將飾演林黛玉的演員陳曉旭女士的近期逝世歸罪於中醫。這種誹謗性的言論的確令人震驚；因為身為中國最高學府——中國科學院院士身份的何某，竟然輕佻到說出這種極不負責任的話。別說科學院院士，就是一般的草民都不可能說出這種無聊的話來。

我們知道，依據當今醫學水準，陳女士的逝世應該屬於晚期癌症病情發展的必然趨勢，至於她是否曾經接受過西醫、或者中醫治療，應該不需要如此大做文章。事實上，臨床上有許多接受過西醫治療的乳腺癌患者同樣被病魔奪去生命，依據何某的做法，這些人難道都要一個個地去追究主治西醫師的醫療責任嗎？顯然，何某再次重彈反中醫老調、甚至還舉出某個個別案例並不能說明什麼，只能證實何某頑固地反中醫的學霸心態。

當然，既然何某執意認為西醫治愈乳腺癌有著如此的把握，那的確是件非常好的事情，也是普天下乳腺癌患者的福音；筆者認為乳癌患者都應該去找何院士推薦有十成把握的癌症專科醫生，因為他已經在網上宣稱採用西醫療法能夠治愈她們的疾病。不過，筆者以為還會有許多乳腺癌患者

不會相信何某的鬼話，因為她們明白，任何一位負責任的西醫師都不會同意何某關於西醫能夠“包治癌症”的不合情理的輕率推斷。

顯然，何某以院士身份在不久前廣西演講時說出這種話來，其影響之惡劣絕對不容小觀。因為人們不知道他到底是代表著官方的意見、還是代表著學術界的意見。要說代表官方的意見，他並沒有官職；要說代表學術界的意見，他又不具備法醫資格。可見他只能是代表他自己。

可笑的是，前段時間的“廢中醫鬥士”張功耀也隨即跳了出來與何某唱和。筆者以為，這人雖然身為學者，但他的言行卻極似市井之徒，故而其唱和只需當作秋風過耳，不值一駁。前者筆者曾經將他視作學者、一位敗家子學者；為了能夠與他交流中醫學識，筆者也曾將為其所作的《也談“廢中醫”》全文郵寄給他。但令筆者意外的是，張某對於中醫學說的學術探討表現不出應有的興趣，故其依然只能是固執而簡單地詆毀中醫而已。

顯然，利用人們所喜愛的演員的逝世作為炒作話題是極不道德的行為，何某利用院士之名所發起的攻擊，不但侮辱著人類科學的正常學術秩序以及廣大中醫業者的自尊，同時也玷污了陳女士的芳靈。陳女士接受中醫療法屬於她的個人選擇，難道何某身為院士身份就可以隨意指責他人求醫意向“愚昧”嗎？這是誰給他的權力？而且，面對著那麼多長期接受西醫治療的癌症患者死亡的事實，何某為什麼至今都沒有為他們去鳴冤呢？陳女士的逝世本來就是一件令人十分難過的事情，但遺憾的是何某卻趁機進行個人炒作，以致令死者都得不到安寧。由此可見，何某感興趣的只是利用各種機會進行炒作，他所關心的只是他自己如何抓住“打假反偽”的機會來炒作個人名氣。

“糊塗鬼”的代表人物為陸淵雷。這些糊塗鬼基本上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誰，甚至可以完全丟失自己賴以安身立命的根本。牠們有時還會自作聰明地亂搞點小的招數，須不知這樣做反而會令自己墮入十八層地獄。

陸淵雷是名中醫惲鐵樵的弟子，他在恩師惲鐵樵去世後由於接受到西方的實質思維，背師而提出了“中醫科學化”的主張，他認為“國醫所以欲科學化，並非逐潮流，趨時髦也，國醫有實效，而科學是實理，天下無不合實理之實效，而國醫之理論乃不合實理（詳見陸淵雷所著《生理補正》）。”

顯然，陸某所稱謂的“實理”是指現代科技思維的“實理”，也就是西醫之“實理”；他所要做的也就是要將中醫之“實效”依附於西醫之“實理”。其實，中醫的“實效”已經有著幾千年的歷史，而西醫“實理”的傳入僅僅只有兩百年的時間，這種扭曲中醫“實效”以便依附於西醫“實理”的做法，的確屬於糊塗的選擇。

事實上，陸淵雷所要做的就是所謂的[中西醫結合]，也就是人們所常說的“將西醫的診斷與中醫的治療相結合”；這種[結合]的實質就是試圖將中醫療法移植進入西醫的醫學體系之中，形成一種[仿中醫療法]。然而，這種奢望需要突破的最大障礙在於將“中醫西醫化”，也就是說，需要將中醫所有的模糊概念實質化。顯然，這個瓶頸是難以突破的，後期的陸淵雷正是由於迷戀於[中西醫結合]，從而使得自己在中醫學術上毫無建樹。

我們知道，中醫的許多學術理念難以實質化。譬如經絡的概念不存在西醫想象中的實質管道，病因“六淫”（風寒暑濕燥火）不存在相對應的病原體外形與實質結構，辨證所得出的[病態證型]（如肝腎虧虛、風寒襲肺等）無法歸類為西醫的病名診斷形式，臨床的糾偏治療（如疏通經絡、培補肝腎、祛風散寒等）既不是直接作用於病原體，更不是直接針對臟腑器官的解剖實體。如此等等。

顯然，強行推行[中西醫結合]是非常愚蠢的行為，它使得人們在不可能進行中醫學術理念西醫化的失望情緒下，只得退而採用移植中醫療法的方式來滿足[中西醫結合]的欲念。事實上，這類糊塗鬼話可以說比比皆是，筆者常常在公會的學術講座中接觸到，許多講座的内容的確會令人發笑。譬如，某位[中西醫結合]博士導師感嘆[中西醫結合]進入瓶頸階段而無法進展，更多的内容則是如何使用中醫療法來改善西醫的檢驗數據。顯然，由於中醫概念無法實質化，因而也就無法達到“中醫西醫化”的目的而突破[中西醫結合]的瓶頸；至於使用中醫療法來改變檢驗數據則更是莫名其妙，就像有人手捻佛珠來乞求上帝寬恕一樣地荒唐。

我們知道，幾千年來所有的中醫療法都是在中醫的學術理論指導下施用的，因而只能在中醫學

術體系的範疇內運行方能得到預期的療效；也就是說，所有的中醫療法都是為著糾正患者的[病態證型]所設定的，絕對不會為著後期（僅只兩百年前）所出現的西醫臨床預留療效；至於這種學術格局是否能夠適用於西醫臨床的問題誰也說不清楚，也可以說與傳統中醫毫無關係。不過臨床顯示，由於脫離了中藥的給藥方式（譬如將中藥製成注射劑形式使用、使用龍膽瀉肝丸來加強肝臟的解毒功能等等），中藥中毒的不正常現象在臨床上頻頻出現，嚴重地干擾著中醫臨床的正常運作。

臨床事實表明，西醫就是西醫，中醫就是中醫，二者屬於完全不同的學術思維體系，各自有著自己的學術優勢，可以在臨床上起著互補的作用；完全沒有必要將二者強行捆綁在一起，更無須進行那種荒誕的學術移植。至於中醫是否科學，中醫是否還存在著臨床實用價值，這需要社會來認定，需要大眾來認可，絕不可能由於某個“學術權威”的否定、或者某個“強權”的禁止所能決定的；事實上，任何學術方面的圍剿行為都是可恥的。

筆者以為，“笑面鬼”纔是最可怕的，牠們一面以可親的笑容面對著你，使你失去應有的警惕；同時再趁機將你吃掉。由於牠們打著保護傳統文化的旗幟，因而很容易迷惑部分中醫業者。笑面鬼論常常會將中醫學說神秘化，甚至還會擺出一付頗有見地的模樣大肆吹噓中醫屬於神的醫學。筆者曾經拜讀過一篇名為《中醫與西醫的境界》的文章（詳見《大紀元時報》05/25/2007.B10），閱後給筆者留下的感覺是鬼話連篇，其中甚至胡說什麼中醫“帶有神給予的一定能力，可以穿越分子的層面”。事實上，中醫既不是神的醫學，也不存在穿越分子層面的能力，更甭說中醫師必需要練什麼功之類的混話。

這種笑面鬼論對於中醫的傷害更是不容忽視的。表面看來它是在褒中貶西，似乎很“左派”，也很傳統，但實際上這種鬼論是在全盤否定中醫的學術理論。嚴格來說，所謂“神的醫學”只能稱作為巫醫，這種醫學在中國古代很盛行，那時的巫師多少懂得一點淺顯的醫術，為了加深人們對於巫術的迷信程度，他們常常會將這種醫術與巫術混同在一起。

我們知道在現代人眼裏，中醫學說有時是很神秘的。你讀它的書嘛，由於許多學術概念沒有具體實物相對應，因而比較難以理解；你要說它不科學或者中醫師的醫療行為都是騙人的嘛，它又能治療許多疑難雜症；所以許多人對於中醫的評語都是用一個“玄”字來概括。這個“玄”字既包括了人們對中醫學術理念的不理解，也反映著人們對於中醫療法能夠治愈許多目前西醫還沒有有效療法的疾病的肯定。

不過這個“玄”字害得中醫很慘，常常會使得許多人將中醫比作怪力亂神之類的玄學，那些鬼神論者也趁機利用中醫學說之“玄”往自己臉上貼金，個別不學無術的中醫業者也在利用中醫學說之“玄”故弄玄虛來矇騙患者；這麼一來，常常會由此而掩蓋住中醫成熟而又完整的學術理論體系的科學價值。

事實上所謂“玄學”，是指那種只能通過作法者才能感應到力量與效應的學說，譬如靈異說、祛鬼說等等。顯然，中醫完全不屬於這類學說，而是一種很樸實的醫學學科。自從扁鵲時代開始，中醫就已經與巫術區分開來；在扁鵲所論述的“六不治”之中，就有著“信巫不信醫”之說，並認為“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

我們知道，在臨床診治疾病的過程中，中醫師並沒有將中醫療法的選擇以及臨床診治的思維寄托於“神”的意願與恩賜，而是通過自己的專業學術理論來指導臨床遣方用藥。只是由於中醫學術上多採用以模糊概念為主體結構的形式，才使得許多具備實質思維的現代人難以理解和接受而已。

從中醫學說的整體結構來看，中醫的學術規律是非常嚴謹的，其[理法方藥]俱全的學術體系也是不容置疑的。我們以肝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

我們知道，中醫對於肝的論述是全面而有效的。在生理方面，中醫認為肝主疏泄，主藏血，在體合筋，在志為怒，在液為淚，開竅於目，其華在爪。也就是說，中醫肝的概念包括著疏泄、藏血、筋、怒、目、淚、爪等器官組織及其功能活動。顯然，中醫這種學術概念與西醫解剖概念中的肝臟實體完全是不相干的。嚴格來說，中醫肝的臟腑概念應該稱之為“肝係”，肝係中包含著上述所有的器官組織及其功能活動，而各器官組織之間的聯係則是通過經絡的交接與氣血的運行來完成的。

肝的病理觀也是這樣。如若肝氣鬱結，則會出現胸脅、兩乳或少腹脹痛不適。如若肝氣上逆，則會出現頭目脹痛，面紅目赤，易怒；重者可見吐血、暈厥。如若肝血不足，不能濡養於目，則見兩目乾澀昏花，或為夜盲；不能濡養於筋，則見筋脈拘急，肢體麻木，屈伸不利，甚則震顫癱瘓。如若不能濡養於爪，則見爪甲軟薄，枯而色夭，甚則變形脆裂。從上述病理表現中顯示，中醫臨床能夠依據自己的學術理論歸納出患者“肝係”的[病態證型]診斷結論。

肝病的治療也是依據上述[辨證]而為之。患有肝氣鬱結證者治以疏肝理氣，方用逍遙散、柴胡疏肝散加減；患有肝氣上逆證者治以平肝潛陽，方用天麻勾藤飲、杞菊地黃丸加減；患有肝血不足證者治以補肝養血，方選四物湯、補肝湯加減。臨床案例顯示，只要臨床[辨證]準確，藥證相符，即可得見證得糾而症得除。

無數的臨床醫案均已證實，上述治療是行之有效的。事實上，中醫臟腑“係”的學術理念是通過臨床觀察歸納總結而成，你承認也罷，不承認也罷，通過中醫臨床這套[理法方藥]的診治，患者的生理、病理現象都能夠進行中醫學術理論的詮釋，患者的所有疾病都能夠通過[四診]、[八綱]得到中醫的[病態證型]診斷，患者的外有病態體徵都能夠通過中醫療法進行整體調節而得以消除。由此可以說明，中醫獨特的醫學理論體系並非是某些人所認為的摸不著邊的玄學，而是屬於具有自己獨特學術規律的成熟的整體學術結構。

上述的中醫臨床診治理念顯示，中醫關於“肝係”的學術概念基本上是既有著系統結構而又極具條理的，完全不存在所謂“神”的旨意。我們知道，人們本來就對於中醫學說難以理解，如若再經笑面鬼論這麼一折騰，中醫在人們眼裏將會變得越來越神秘莫測而失去它的市場價值。

誠然，由於中醫學說基本上已經發展成熟，其學術結構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因此，中醫必然會沿著自己的傳統學術規律走下去；可以說，無論是現代科技的實質思維，還是某些神奇的鬼怪傳說，都不可能干擾到中醫學說本身的學術結構。顯然，中醫學說的學術規律是不容否認的，中醫療法的顯著療效也是不容否認的，不管什麼“鬼論”，任何對於中醫學說的中傷或者利用也都是徒勞的。事實上，不論人們對於中醫學說的認知如何，中醫學說的社會存在是理所當然的。

筆者以為，圍繞著中醫學說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譬如，是否能夠將世界各地的草藥進行李時珍似的中醫藥歸納，這樣可以大大擴大中藥使用的選擇範圍而發展中醫藥學；是否能夠將華佗在有菌環境中進行手術的奧秘發掘出來，這樣的手術方法將對於未來醫學產生極大的影響；是否能夠最大限度地將前人所有的有效療法都歸納出來，使得有效的中醫療法更具條理性，也更易於廣大中醫師的臨床應用；如此等等。

這些相當浩大的工程都正等待著我們中醫業者去做；因此我們必須使自己具備嚴謹的“中醫頭腦”，使自己具備堅定的中醫理念。如若不然的話，我們將無法識別並從頭腦中剔除上述那些奇奇怪怪的鬼論，就會整天與這些魍魎鬼魅糾纏在一起，這的確是件得不償失的事情；如若我們之中的某些業者有意或無意接受到這些鬼論的蠱惑，所耗去的也只能是自己有限的專業生命。

華夏中醫提供免費諮詢。 聯繫電話: (626) 839-9988. 網站: <http://www.AncientAC.com>. 診所地址: 17595 ALMAHURST ST. #222, CITY OF INDUSTRY, CA 91748